

短篇經典文庫

叶
弥 著

叶 弥

六短篇

海豚出版社



經典經典
叶弥

叶弥

六短篇

叶弥 著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叶弥六短篇 / 叶弥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4. 6

(短篇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10-2090-1

I. ①叶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14179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策 划: 林建法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郝付云 慕君黎
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680毫米×950毫米)

印 张: 5.875

字 数: 72 千

印 数: 1-6000
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090-1

定 价: 31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I	独自升起
24	猛 虎
52	明月寺
76	逃 票
125	桃花渡
152	香炉山

独自升起

一

三状元弄地处吴郭市中心，是闹中取静的范本。弄堂外面一片喧闹，弄堂里面是鸟声虫声听得清清楚楚，究竟有多少种鸟儿，有心人数过，反正不少于二十种。至于会鸣叫的虫，对不起，没有人会去数了。老虎灶一天到晚烧着水，烧秸秆的噼啪声都听得见。老虎灶后面有一条清水河，据说通着蓝湖，蓝湖涨水时，也听得见它潺潺的流水声。小河浜照见鱼影，照见人影，水边一溜树影一年四季都顾影自怜。临水照影的还有洗衣妇，当然是在水面平静的时候。

弄堂口窄小，只容两人侧身而过，两边的墙上爬着牵牛花，牵牛花枝繁叶茂，牵牵挂挂，占了不少时间，又占了不少空间。——慢说，占了空间是对的，怎么说占了时间？因为走过路过的人，毕竟都要多看它旺盛的样子。这么窄小的弄堂口，一错眼就过去了，谁知道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口子里竟装着精致的亭台楼阁，一条小河，两座石桥，一片枫杨树林，一个老虎灶……出过三位状元。嘉庆年两个，道光年一个。

弄堂里有一个基督教堂。

道光年的那个状元，住在巷子口，家里就是一座私家园林。他与基督教渊源颇深，某年某日把自己宅后的大院子捐给了基督教，教徒在此建了一座基督教堂，里面挂着十字架，到了礼拜天，教堂的颂诗声和弄堂里佛教徒的木鱼声糅合在一起，错落有致，彼此和谐。

到今天，巷子里还有关于以前生活的一鳞半爪的传说，说是从状元家到平头百姓，过

的都是凡人生活，于穿着上面都不太讲究，讲究的是吃喝。风门外有二十四座冰窖，工人冬天在蓝湖中间的水段上取了冰藏着，到了夏天吃冰的时候，三家状元府里轮流给诸位邻居家里送冰。那些邻居们但凡家里有好吃的食物、好看的时鲜花卉，也会送上门去，一年四季不断。大家见了面寒暄，管他是大学教授还是绘画大师，管他是卖草席的还是站柜台的，都讲究谈吐风雅。语速缓缓，说天说地说心情，就是不轻易臧否人物。

这些生活属于过去，都不是现在的生活。

二

现在，阿当和往常一样站在巷口11路汽车站边上，整个吴郭城只有这一辆公交车，今天，他的童养媳阿桃从乡下进城，先是坐船到吴门菜市场码头，再从那里坐11路公交车到三状元弄。这里是市中心，也是公交车的终点站。

阿桃姓夏，她的隔壁正巧也住着另一位阿桃——顾阿桃。顾阿桃的屋子里养着一头又脏又臭的大肥猪，屋子里还拉满了绳子，就像晾衣服一样挂满毛主席的画像。去年的“国庆节”，她还上了天安门城楼，同毛主席一齐观礼。虽说她不识字，但她能把毛泽东的“老三篇”倒背如流。她背诵时的声音又尖又急，就像生孩子一样。她老公一心想揍她，希望她安心在家里做家务，可是他不敢。

阿桃总是吃过午餐再来，她不是那种喜欢到人家家里蹭饭的人。大清早，她嗯啊嗯啊踩水车，踩完水车吱呀吱呀挑担子。挑到运菜的船上，把带来的饼吃掉一个当午餐。进了菜市场，把菜交给别人去处理，她就去坐公交车，到三状元弄时就是下午三点左右了。阿当从早上一直站在车站没动，手里捡了一大把公交车的票根。

童养媳其实早就嫁人了。这门亲事是阿当的爷爷替他订下的。有一次爷爷到乡下收

租回来，带回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，说这小女孩可怜，没有父母亲了——和阿当一样。与其让她要饭，冻死饿死在路上。不如让她带阿当吧。阿当看上去是个先天傻，她要是愿意，就给阿当当媳妇。

没想到吴郭城一年后就解放了，阿桃在解放的歌声里长大成人，这回是居民委员会替她应了一门亲，就在白菊湾的白鹭村，男人是个解放军。

从她嫁人的那一天，阿当就每天站在车站等她。阿当的丈夫是一位军人，这位军人纯粹出于同情心，对阿桃说，我看阿当也可怜的，父母亲死得早。状元的后代，祖上多少风光，现在好房子好家具全被别人用着，孤身一人住在灶房。要不你去看看他吧。

所以，阿桃一个月进城两次来看阿当，但阿当每天都站在车站里等她。

阿当是个特别安静的人，这种特别的安静是家族遗传的病。吴郭城的名医说，这种病叫闭心症。只有贵族才会得这种病。现在

已经没有人得这种病了。现在的人大多有狂躁病。

他从六岁就站在车站上等阿桃，等到六六年的六月六日，他满十八岁了。阿桃二十六岁。

车站对面是全市仅有的一家日夜商店，还有一家电影院，也是全吴郭仅有的电影院。十年路上生活，阿当几乎认识全吴郭的人，包括婴儿和长大以后的婴儿。有人不服，指着走过来的一位妇人问阿当她是誰。阿当说，她去年夏天到日夜商店买东西，从公交车上下来是下午五点，最后一班车。穿的是天蓝色裙子，下车时候裙子下摆夹在屁股沟里，她自己还不知道。满车的人看着她笑。

这妇人听阿当这么说，脸羞红了，匆忙骂了一句神经病，然后切中要害地对阿当说，你不是个傻子吗？人家都说你是傻子。傻子老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她也听说这傻子站在这里干什么，一步紧逼一步地说，你站在这里等癞蛤蟆吧？阿当得了意，转脸对别人

说，他确实曾经认识过一只癞蛤蟆，那只癞蛤蟆住在车站墙根边的一只砖洞里，一到春天它就出来了，然后就不见了，再然后，初冬时又回到这里。它还带回来一只一同住……哦，是认识两只癞蛤蟆了。大概五年以后，它和它同住的那位一块儿不见了。有一次，他到柳巷去，看见它的伴侣在石桥边的石榴树底下，有一只癞蛤蟆和它在一起，但不是住在车站墙根边的那只。那只住在车站墙根边的就一直不见了……

这妇人看看边上的人，她的原意是想同大家一块发笑。但看着大家的脸上都露出钦佩之色，没有一丝一毫讥笑的样子，只好又骂了一句，神经病。急忙离开了。这次骂的不仅是阿当了。于是有人说，她骂的是阿当，不是我们。

他们忽然变成那妇人的同谋，一齐指着阿当说，你等的是癞蛤蟆。哈哈，一个人，会认识癞蛤蟆，他不是神经病，他是撒谎胚。阿当听大家如此说，只好哭了。他们

不知道，一个极端安静的人，他的世界是放大的，别人看不见的细微东西，只有他能看到。别人无法分辨的东西，他能辨别。别人感知不了的东西，他能意会。

好在阿桃从不认为他是精神病，更不认为他是撒谎胚子。阿桃说，听老人家讲，没有人时就有了河，有了树，有了癞蛤蟆。认识一只癞蛤蟆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于是大家又说，阿桃这是红杏出墙了，你想，老是见面，能干净吗？没有人能吃烧饼不掉芝麻的。

三

见了面，两个人交换手里的东西。阿当照例是手上一沓子票根，阿桃带来了晚熟的杨梅。杨梅是她家里长的，有个奇特的名字叫“浪荡子”。

阿桃说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

阿当说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

两个人相视一笑。

阿桃把她的扁担放到马路沿子上，两人坐在扁担上，一个去玩票根，一个去吃“浪荡子”。阿桃的扁担就像瑞士军刀一样用途多样，可以挑担子，可以防身，可以当凳子，可以当衣服和毛巾的架子，还可以当拐杖。它还有数不清的用途，有待于在实践中发掘。

阿当吃东西吃得十分缓慢，今天比往常更慢，四十多只杨梅，他吃了快两个小时了。阿桃也不催促他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他说话，说自己的两个孩子如何顽皮，比阿当小时候还顽皮。她不着急，只要赶上五点钟的末班车就行，村民在菜码头上要到六点才摇船回家。

忽然马路上来了一群人，唱着《国际歌》，手里拿着枪或者毛主席语录本。他们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了。阿当说，是不是上谁家吃晚饭的？

三状元弄没有人家请吃晚饭，这群人是来请三状元弄吃家伙的。三状元弄的弄堂口

太小，他们中间有人拿出炸药，“轰隆”一声，三状元弄豁口大开。阿当指着地下说，哎呀，它还在。废墟里滚出一只硕大的癞蛤蟆，转转眼珠朝人少的地方跑了。

阿当看完癞蛤蟆，一错眼的工夫，已经被人潮裹挟着进了弄堂，来到教堂。他住的灶房就在教堂边上。他想，这么多人，不会都是来看我的吧？

这么一想，他就转眼去打量身前身后的人。一看，把他们全认出来了。虽说他们与以前不太一样，一个个声嘶力竭，上下蹦跹，身体扭曲，脸孔变形，但他还是一眼就把他们全部都认出来了。他们有的是某年某月从电影院里出来和人吵架的，有的是躲在暗处偷看女人的，有的是在墙根小便的，有的是在街上放声唱歌的，有的是走着走着突然暗笑起来的……他不禁笑出了声。

刚笑出一声，他就愣住了。他看见阿桃和几个人一齐掉进了小河里，她那根万能的扁担在空中跳了一下栽到水里。阿桃从小在

他家里长大，嫁到夫家以后也没学会游水。阿当的行动猛然变快，凶狠无比，几步就到河边了。他感到吃下去的杨梅都被他颠到喉咙口了。河水映照着灯光，闪闪发亮，亲切召唤他跳下去救人。可惜他与阿桃一样，从小就不会游水。落水的人，除了阿桃，一个个都爬上来了，阿当拉住他们一个个地求，求他们救救阿桃。但他们非常干脆地说，滚你妈的蛋，革命要紧。

革命，就是火烧小教堂。

小河水倒映着冲天火光，纹丝不乱。阿当在河边一圈一圈地走，河水就像一匹缎子，把阿桃隐藏在里面。阿当说，阿桃，你快点出来，我要是重新吃杨梅的话，只要半分钟，就把杨梅全部吃光，吃光了你就走。不会碰到这些人，不会掉到河里面。我是想留你，才慢慢吃，慢慢吃……我怎么不吃死呢？

阿桃就像听到他的话了，“咕噜”一声从河里冒出来了，脸是朝下的。

这条河，再过一个月吧，桃花水母就游

出来了。这些美艳无比的腔肠动物真像是水的精灵，阿桃年年都要回来看的。现在，穿着水红色衣裳的她像一只巨大的桃花水母，浮在水面上。

四

三状元弄的弄堂口，现在大得能开进卡车。第二天上午，又有一批人进巷子烧小教堂，昨晚的火已经熄灭，革命还没有彻底。这一次他们不仅放火，还朝教堂内的甜水井里撒尿，把修士赶跑。随着第二次火光冒出，巷里出现了惊人的一幕：无数的蝴蝶从四面八方飞起，在空中形成一个飞毯，飞毯缓缓朝小河对岸移动，那里有一些零星的农田。从昨晚开始，鸟儿就陆续飞走，这时候剩下的一些鸟儿跟着蝴蝶群，它们不是赶着吃蝴蝶，而是大难当头，只好共用一片天空。一刹那，所有的蝴蝶都飞走了，鸟儿们飞得更远。

被火烧走的除了蝴蝶和鸟儿，还有琴声、木鱼声、蝴蝶、笑容，还有阿当的记忆。

这天，阿当又站在了11路汽车终点站上，发呆片刻之后，回过神来，发现路上的行人一个也不认识了。他们说着尖锐急促的一种语言，脖子里青筋毕露。他隐约地觉得害怕，回到巷子里，窗子后面的邻居们，他也一个不认识了。

东西他还认识。譬如他栖身的小灶屋，枕头下那把唯一祖传的扇子，是清宫画师戴洪画的，矾红的扇面上开一支碧桃，他一直把它当成阿桃的化身。枕头边放着一张照片，后面写着一行小楷：爸爸和妈妈，但他怎么也想不起，自己曾经有过这副模样的爸爸妈妈。他搂着扇子睡觉了，浑身打颤。天还没亮他就起身，走在空旷的巷子里，巷子两边的屋子里仿佛全是妖魔鬼怪。老虎灶的老王，已经在忙着烧热水了，灶间里全是虚泡泡的木刨花，散发着木头的香味。他招呼阿当说，进来坐坐，喝杯热水。